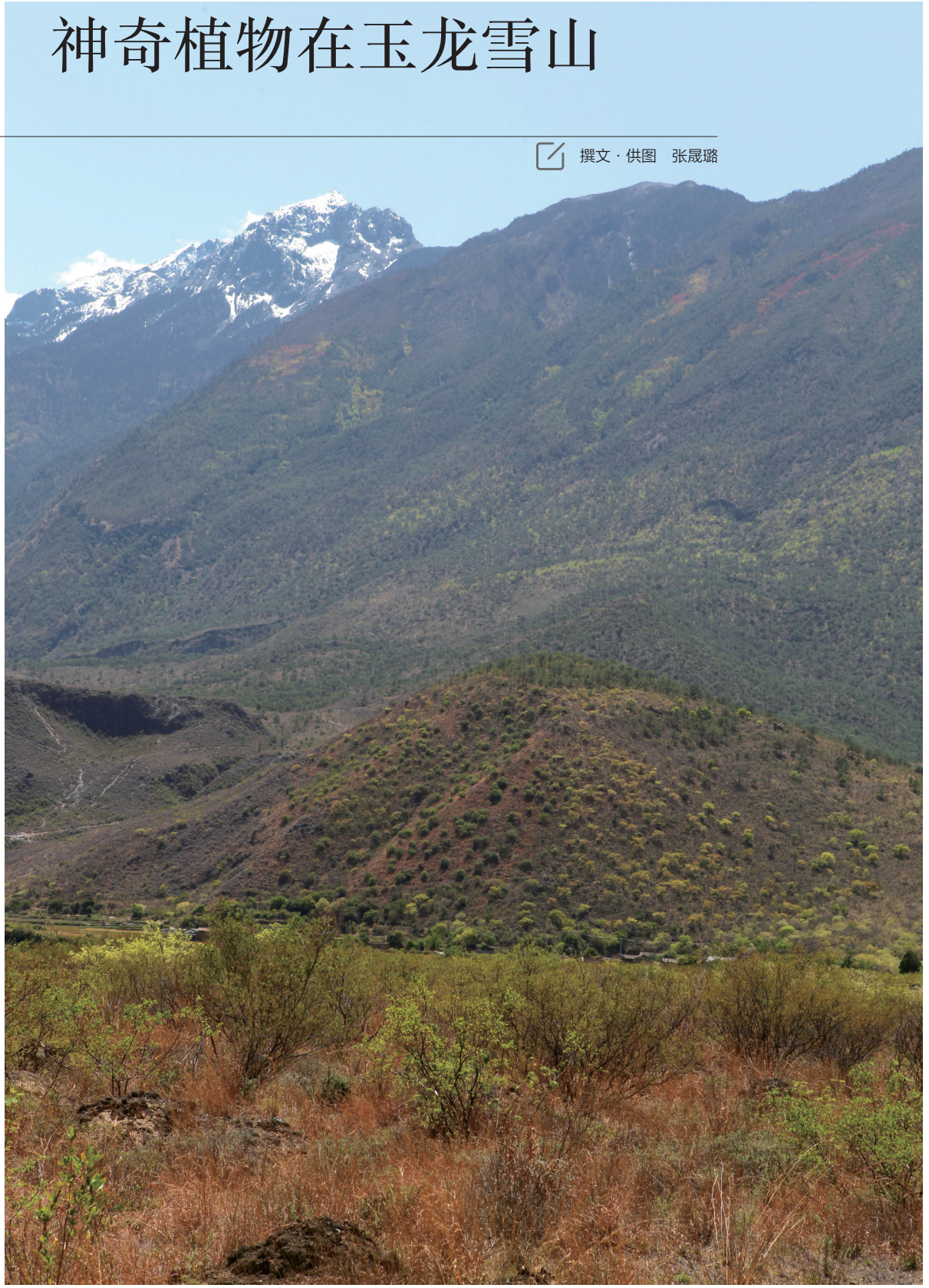
神奇植物在玉龙雪山

撰文 · 供图　张晟璐



玉龙雪山北坡植被带，由低到高分别是：滇榄仁–黄茅稀树草丛、铁橡栎矮林、云南松林、丽江云杉林、急尖长苞冷杉林、高山灌丛带、高山草甸带、冰缘带　供图 / 王孜

远方的人间天堂是什么样子的？我想去看看。

你的毕业旅行是什么样子的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期待。

当海拔不停上升偷走氧气，路途弯绕颠簸持续疲惫，头痛来袭的时候是毫无快乐可言的。但这毫无疑问是我的毕业旅行，当每天清晨待机的大脑被山川婆娑所唤醒，当沉迷在山谷林木苍苍看遍梦中情花，这趟远行，更像是一次快进的人生，有揪心、有欣喜、有释放、有成长。

而我这次想要讲述的远方，在玉龙山脉。

玉龙雪山植被带

作为北半球最接近赤道的雪山，玉龙雪山属于高原季风气候。由于整体海拔落差过大，就形成了气候特点异常分明的山地垂直气候带，从山脚河谷到峰顶依次展示出了亚热带、温带到寒带的各色景观，从暖温性河谷灌丛、山地湿性常绿阔叶林、山地落叶阔叶林、暖温性针叶林、山地硬叶栎类林、寒温性针叶林、寒温性灌丛、高山流石滩疏生草甸到冰川随海拔升高次第分布，孕育了这片山川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，让我看到了玉龙雪山生物多样性和植被多样化之美。

洛克与雪嵩村

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民，感恩这里的山川草木，对这里的动植物进行系统的研究、记录，形成了独特的纳西族人与自然共处文化，更吸引了一大批国外学者奔赴这里开展调查工作。其中，就有一位无所畏惧的探险者，一位孜孜以求的博学者——约瑟夫·弗朗西斯·洛克。而凭吊和怀念洛克最好的村子，亦是丽江以北最后的村子——雪嵩村（玉湖村）。

雪嵩村位于雪山南麓，距丽江约15公里，海拔2750米，比丽江高400米，在玉龙雪山的脚下，这里是真正的“人间四月芳菲尽”。

20世纪初，洛克到云南滇缅边境以及西藏

玉龙雪山南坡植被带，由低到高分别是：矮高山栎灌丛、高山松林、丽江云杉林、长苞冷杉林、高山灌丛带、高山草甸带、冰缘带　供图 / 王孜





在雪嵩村村口，依稀可见远处流沙坡上的冰碛

考察，并把丽江雪嵩村作为长年定居点。在雄厚的资源支持下，洛克的足迹遍布滇西北各地。他一面搜集植物标本，寄回美国6万多份植物标本资料，一面游历滇西北的山川河流，在美国《国家地理》上发表了大量的游记和照片，滇西北的很多地方由此被世界所知，奠定了滇西北在世界人文地理上的显赫位置。

神奇植物在这里

那一日寻花之旅，就是从海拔2723米的雪嵩村开始的。

在村子附近，马先蒿属假山罗花马先蒿（*Pedicularis pseudomelampyriflora*）和大王马先蒿（*P. rex*）是小巧可爱的精灵。马先蒿属植物是多年生或两年生为主的草本，中国有300多种，主要集中在西南山地，其花冠的进化表现了特殊的复杂性，形态的多样性令人眼花缭乱。这个属的特殊还在于，如同强盗般的，既具有叶绿素能进行光合作用，又可以通过根寄生来汲取寄主营养。

假山罗花马先蒿





大王马先蒿

丽江云杉





耳叶凤仙花

在以丽江云杉（*Picea likiangensis*）为主的寒温性针阔混交林下穿梭，林下的耳叶凤仙花（*Impatiens delavayi*）并不显眼，细看紫色斑纹夺目又诡魅。凤仙花属的果实是会弹裂的蒴果，成熟果实轻轻一触便炸开，沉迷于此种乐趣的我，往往会因此落下了队伍。

早花象牙参的生长环境



继续前行，大片的早花象牙参（*Roscoea cautleoides*）在林间绽放，皱波状的唇瓣更像是翩翩起舞的精灵。象牙参属也是让植物研究者和爱好者们兴奋的存在。



早花象牙参：唇瓣由2枚退化雄蕊联合特化而来

红苞距药姜的花朵结构





红苞距药姜

提到姜科，不得不提及这个科常见的特征，发育的雄蕊具有药隔附属物，从而形成了奇特的杠杆结构。看这只熊蜂（bumblebee），把头往红苞距药姜（*Cautleya spicata*）的花冠筒里钻，推动了下侧药隔延伸出来的距，使得这个杠杆结构带动上侧花药下移，触碰到了它的后背，不知不觉中就留下了花粉，当它飞向下一朵花采蜜时，就实现了精准传粉，多么精妙的方式啊！


尖果马先蒿（*Pedicularis oxycarpa*）



丹参花马先蒿（*Pedicularis salviiflora*）


毛蕊花（*Verbascum thapsu*）

石生紫菀（*Aster oreophilus*）





偶遇一朵荚状云

毛地黄鼠尾草



同样拥有杠杆结构的还有鼠尾草属（*Salvia*）的植物。毛地黄鼠尾草（*S. digitaloides*）喜欢高海拔松林下的荫燥地，花冠黄色，密被长柔毛。与姜科的药隔附属物不同的是，鼠尾草属植物中的杠杆结构，下侧是退化的雄蕊。



荞麦地



毛地黄鼠尾草的结构

来到了海拔3 100米左右的荞麦地，有一座标志性的蓝房子。视野变得开阔了些，而高原的天气变幻莫测，刚刚还烈日灼灼，转眼就阴云密布。

在荞麦地附近的草地上，遇到了还未开放的兰科植物缘毛鸟足兰（*Satyrium ciliatum* Lindl.），小花形似鸟类的爪子而得名鸟足兰。

缘毛鸟足兰



尖唇鸟巢兰



从生活环境上看，兰科可以分为地生、石生、附生和腐生4种生态类型。而拥有典型腐生兰特征的尖唇鸟巢兰（*Neottia acuminata*），就长在幽密的林下苔藓中，得名于其根呈现鸟巢状，总状花序也仅有4~8厘米长，小花比米粒还要小。

两侧的高山杜鹃-丽江云杉-急尖长苞冷杉针阔混交林在云雾中时隐时现，我们向着更高的海拔前进，记忆中由于海拔的上升，头已经隐隐开始作痛。

穿过荞麦地之后又进入了森林，一直走出树林走，就到了蚂蝗坝，天也终于放晴。

蚂蝗坝有一块大石头，修蕨属中的一种（*Selliguea* sp.）爬满了整块石头。





修蕨属植物

行走在蚂蝗坝




针阔混交林植被

再一抬眼，一朵硕大的多星韭（*Allium wallichii*）灿烂地开在高处。多星韭在丽江乃至云南并不少见，多生于湿润草坡、林缘、灌丛下或沟边。植物志记载其花红色、紫红色、紫色至黑紫色。正巧我们在丽江境内3个不同生境的小地点，看到了不同花色的多星韭，颜色差异如此之大，着实令人惊讶。

不得不说的是，蚂蝗坝在每年雨季的时候因蚂蟥很多而得名。这也就意味着，令人头皮发麻的蚂蟥要开始出现了，蚂蟥悄然无声地偷袭，让这趟旅行，变得紧张又惊悚。



多星韭

不同花色的多星韭







髯毛齿缀草



糙叶窄头橐吾（*Ligularia stenocephala* var. *scabrida*）



把裤腿塞进袜子里，哆哆嗦嗦地继续向前走。石竹科的白色小花髯毛齿缀草（*Odontostemma barbatum*）在风中摇曳，仔细看，小巧又精致：密被腺毛、花瓣先端流苏状。

还有许许多多跪着拍完的花。黑花蝇子草（*Silene melanantha*），钟形的花萼带有紫色纵脉，花瓣边缘啮蚀状。突隔梅花草（*Parnassia delavayi*），花瓣上半部的三分之一处有流苏状毛，也是个造型别致的草花。异叶虎耳草（*Saxifraga diversifolia*），点缀在髯毛齿缀草花海中，显得格外耀眼。



不远处牦牛儿吃草铃铛叮铛儿响

异叶虎耳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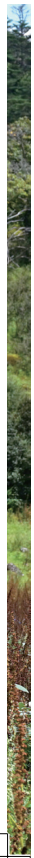




黑花蝇子草



突隔梅花草



急尖长苞冷杉



急尖长苞冷杉（*Abies georgei* var. *smithii*）是这片森林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优势的针叶树种之一。苞鳞中央有长约4毫米的急尖头。急尖长苞冷杉种群有减少的趋势，并且其野生种群面临灭绝的概率较高。

‘get on with it’，遇见这块石头，我开始浮想联翩。山体的容颜历经风雪，历经无数徒步客的踏足，依旧如初。我们不过是渺小的闯入者，幸运地看见自然，聆听天籁。



毛獐牙菜

在一处转角，一株毛獐牙菜（*Swertia pubescens*）又提高了兴奋值。小花上有着紫色的环状晕，还有腺窝上两个绿色的斑点。精致优雅的纹路，为了吸引昆虫来帮助传粉。好美啊，除此之外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对它的喜爱。

最后，败于时间与体力，没能走到流沙坡，我们在3500米左右海拔处掉头折返了。

在《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》前言中，洛克这样写道：“那些友好的部落，那些风雨跋涉的年月和那些伴随我走过的漫漫旅途，结下深厚友谊的纳西朋友，都将永远铭记在我一生最幸福的回忆中。”

去洛克的大本营坐坐吧，参观他魂牵梦绕的家。对每一个自然爱好者来说，每一次跨时数日的山野之行，都是人生中宝贵的体验和记忆。

（责编 桑新华）


get on

密花荆芥（*Nepeta densiflora*）



蓝钟花（*Cyananthus hookeri*）



天蓝沙参（*Adenophora coelestis*）





偏翅唐松草（*Thalictrum delavayi*）



滇川翠雀花（*Delphinium delavayi*）